

从十级校友任扶善的祝词说起

► 袁帆

2022年4月19日，清华校友总会视频号播发了一段短视频，内容是1938年毕业的任扶善老学长发表《清华111周年校庆祝词》，他说，“清华111周年校庆就要来到了，作为38级尚存的学子，我感到特别的荣幸。衷心祝愿清华精神永放光芒，清华事业不断发展，清华地位和声誉不断提高！……我是38级社会学系，学号2390，任扶善”。

如果没有视频提示，单从画面上看，我完全不敢相信这位头脑清晰、口齿清楚、表达流畅、精神饱满的老学长竟然已经107周岁，更不敢相信他是一位曾经在几年前身患癌症的高龄病人！带着巨大的好奇，我迅速启动信息搜索模式，从掌握的各类资料中找寻与“任扶善”有关的，与清华1938级有关的信息。

任扶善原来叫“任福善”

清华学校从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逐步向“独立”“完全”



的大学过渡，从那年起招收的大学生习惯上被称为清华“一级”。直至1937年“国立清华大学”因抗战爆发而中断招生，前后一共招收了“十二级”学生。1934年入学的

袁帆，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获“优秀毕业生”奖章。为人民海军发展贡献25年宝贵年华。对中国近代海军史、建筑史、教育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对清华大学



文化发展极为关注。研究成果屡屡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刊物发表；曾多次向清华大学档案馆、科学博物馆（筹）捐赠珍贵史料和收藏。

那一级按顺序排列是为“十级”，这一级共录取新生317人，还有备取生60人。在录取名单上，只有“任福善”的名字，其实这与后来的“任扶善”是同一人。在我收藏的《清华上海同学名录》（1948年版）中“1938年毕业同学”一栏中，“任扶善”名列其中，当时他在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驻上海）从事劳动问题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任福善改名为“任扶善”的时间，不会晚于1947年。

在1988年编纂的《清华十级（1934～1938～1988）纪念刊》中，我从《十级同学名录》中的“社会学系”13人中找到了“任福善”学号“2390”的明确记载，与任扶善学长在短视频中所报学号完全一致，说明“2390”这组数字从“任福善”踏进清华园起就已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名字可以改，清华学号永不变！

从《纪念刊》对每个十级同学的简介中可以得知，任扶善生于1915年5月4日，辽宁营口人。在“自

述”中，他介绍自己“解放前后，我一直从事劳动经济的科研和教学工作。1958年在北京劳动学院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劳动经济系，为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培养了一批劳动工资人才”；“1983年在吉林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劳动经济学》”；“1979年起招收我国第一批攻读劳动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从首都经贸大学校友会公布的信息得知，任扶善教授从1956年开始就一直在劳动经济教育领域耕耘，经历了该校的全部沿革历程，退休前是该校原劳动经济系系主任，被尊为“我国劳动经济学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1981年6月，任扶善以66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此视为“一生中most感庆幸的事”。他在2021年9月向首经贸捐赠10万元，设立“任扶善教育基金”，是一位广受师生尊敬的“大先生”。

任扶善对清华母校怀有深厚感情，他明确表示，“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是在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的影响下培养起来的”，“我能战胜病魔，延缓衰老，活到百岁高龄，也与发扬清华精神，保持积极乐观态度，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从1992年起开始参加第二届“十级联络组”，为当时尚存的近百名十级级友之间的交流，与母校的沟通积极进行组织、筹划工作。

在经过近20年的辛勤服务后，任扶善送走了所有“老同学”，成为今天唯一健在的清华十级校友。这个过程回想起来不免令人唏嘘，但又显露出一种悲壮。诚如任扶善所述，“回忆当年入校之时，十级317个男女青年生气蓬勃，风华正茂。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人英年早逝，有些人中道而卒，有些人老年告终。……这种形势使我感觉无限忧伤，对已逝的级友表示沉痛的缅怀之情。请你们安息吧，你们生前在各自事业上做出的丰功伟绩，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母校清华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十级同学的岁月往事

清华大学“十级”开学典礼日期是1934年9月17日，当日下午即开始上课。清华学生素有“自治”传统，十级亦有“级委会”组织，并制定了十级的级歌、级呼、级旗等。级歌系由朱自清（1898~1948）作词，歌词为：

举步荆棘，极目烟尘，请君看好此河山。
薄冰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
同学少年！同学少年！一往气无前。
极深研几！赏奇析疑，毋忘跼时仔肩。
殊途同归，矢志莫违，吾侪所贵者同心。
切莫逡巡，切莫沉浮，岁月不待人！

这首级歌不仅寄托朱自清对十级的殷殷希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清华学子所处的复杂环境。十级在校期间，正是局势动荡，国难日益深重之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东北，对华北虎视眈眈，人民抗日救亡呼声日趋高涨。在清华园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十级同学亲身见证了以梅贻琦校长为代表的一代大师们的治学育人实践，经受了“自强不息”清华精神的熏陶，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生动事迹层出不穷，杰出级友不断涌现。

十级的“级呼”由哲学系级友刘毓珩撰写，那也是英气十足，雄心爆棚：

“风云万里，牛斗星高，十级年少，快逞英豪！
谁有肝胆？谁有热血？惟我十级，众志成城！”

这样豪迈的“级呼”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必定对十级同学的一生都产生深刻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学们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有部分同学跟随学校南迁，一路辗转到达长沙、昆明，最后完成学业，从西南联大毕业。另有一部分同学或直接加入战时从军运动，或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或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在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的数十名“清华英烈”

中，就有三位十级同学，一位是社会学系的凌松如（学号：2438，1913～1940），另一位是历史学系的黄诚（学号：2379，1914～1942），还有一位是物理系杨学诚（学号：2684，1915～1944）。他们三人都是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或是在与侵略者的拼杀中血染沙场；或是在“皖南事变”中被反动派残杀；或是在艰苦斗争中奋不顾身，重病不治。他们的生命虽然都没有超过30岁，但他们的英名却永远镌刻在“清华英烈碑”上。

十级同学中涌现出一批后来在各个领域中表现优异的翘楚之才。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性人物有：地学系的武衡（1914～1999），他是地质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物理学系的陈芳允（1916～2000），中国卫星测量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在太空中翱翔着数以百计被冠以中国人姓名的“小行星”中，就有“武衡星”（国际编号56088）和“陈芳允星”（国际编号10929），这不仅是他们的个人荣誉、国家的荣誉，也是清华十级同学的光荣。

十级同学中担任过新中国党政军高层领导的有：历史学系的姚克广（姚依林，1917～1994），心理学系的何维登（何礼，1912～1986），土木系的李鼎声（李伟，1914～2005），化学系的罗钰如（1915～1999），哲学系的刘毓珩（陈其五，1914～1984），土木系的贾隆武（贾林放，1912～1993），经济系的李整武（李崇淮，1916～2008），土木系的刘震（刘星，1915～2004），物理系的孙德香（孙汉卿，1913～2012），历史系的杨德基（杨述，1913～1980），经济系的赵继昌（1912～1990），中文系的郑继侨（郑季翘，1912～1984），等等。

十级共有40余位女同学，在她们中间同样涌现出社会活动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等一批巾帼英杰，包括有：历史系的郭见恩（郭建，



1938年十级部分同学在去往昆明途中，前左一为任扶善



陈芳允的学籍卡

1913～2000），外语系的姜桂依（1914～？），中文系的孔祥瑛（1915～2001），哲学系的魏葵一（韦君宜，1916～2002），物理系的孙湘（1916～1999），生物系的潘琼婧（1915～？），等等。

十级中也出现不少在海外取得卓越成就，并对祖国、清华、故人一往情深的级友，其中有：曾经



1937年8月任扶善与同学最后撤离清华前与工友合影

登上《世界名人录》，积极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1917～2012）；曾协助梅贻琦校长组建台湾新竹清华，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做出努力的洪绶曾（洪同，1915～2007）；积极促进中国昆虫学发展的美籍华裔昆虫学家姜淮章（1915～？），等等。

十级同学中曾有十对男女同窗“被爱神之箭射中，而后喜结良缘”，他们是：徐燕秋、裴远龄；徐萱、居浩然；林霞、林从敏；王原真、陆家驹；魏葵一、杨德基；魏娱之、曹本熹；邵景洛、何炳棣；姜桂依、方钜成；徐驩宝、王天眷；孙湘、李整武。另外，十级同学与其他清华同学喜结连理者竟有十五对之多。其中，以中文系的孔祥瑛与七级的钱伟长（1912～2010）这一对“神仙眷侣”最为著名。

一篇嵌进 92 个同学名字的“妙文”

清华历史上的十级招生人数之多，在当时是创纪录的，人多势众，自然不同。此前在清华流传多年，但也饱受诟病的“拖尸”（Toss）老传统，就是在十级同学入学的第一年被最后“埋葬”了。十级的体育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异军突起，无论是男女篮球、排球，足球，还是各项田径项目，都令

其他级队未敢小觑。特别是十级女队，在校内的各种球类比赛中都是令人刮目相看，曾获得除乒乓球外的全部比赛冠军。这些女将有：寇淑勤、杨禄一、刘友镛、郭见恩、王懋蔚。

十级的才子才女比比皆是，在学校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中始终不落他人之后。除了有人参加《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外，还自编出版《东方既白》等级刊，并主编《北平新报》《天津益世报》的副刊。许多同学还参加了清华海燕歌咏团和清华话剧社。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由十级经济系女同学徐萱写过的一篇“妙文”《说故事》。这本是她在1935年2月17日晚上“十级同学级会”上的“余兴”节目，但却十分巧妙地将92位同学的名字“嵌进”去，成为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妙文”。

经济系女同学徐萱，祖籍江苏无锡，出身世家名门。其曾祖父是清末科学家徐寿（1818～1884）；祖父徐建寅（1845～1901）和父亲徐尚武（1872～1958）两代都是近代中国兵工专家，著有《徐氏火药学》22卷。有这样的深厚家学，徐萱的文学功底自有渊源。徐萱当年不仅在十级同学中知名，在清华园也是一位活跃人物，引人注目的起因是在大一时就参演了田汉的话剧《南归》，剧中其扮演的“春姐”使她“一夜成名”。

徐萱的这段《说故事》，是一篇典型的“嵌名文”。她发挥经济系的专业想象力，将“十级”比作一家“百货公司”，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开张营业的年月日开始，到公司内部的陈设，经营的各种货物品类，再到营业方式，营销手段，都用十级同学的名字（谐音）表示，“说”了一个内容丰富，饶有趣味的“第十级”故事。细数下来，通篇故事竟足足将92个十级同学的名字（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恰如其分地“代入”，而且丝毫没有牵强附会之感。这些名字是：

黄渤海、石通岭、黄诚、方钜成、居浩然、胡锡年、

沈长铖、王一天、胡灵泉、孙宏道、谭彦和、郑继侨、林传鼎、梁伯龙、李鸣鹤、林霞、徐萱、王还、陈贲、王勉、武衡、安佑、胡宁、张德树、李崇淮、肖汝槐、张树梅、包蕴柏、李卫扬、何炳棣、周嘉祺、梁瑞琪、曹家齐、伍十根、刘友镛、姚克广、达三江、赵桂龄、熊绍龄、李鹤龄、裴元龄、徐永龄、欧阳琛、许如琛、崔芳棠、沈如瑜、谭顺瑜、温瑜、丁务淳、钟烈淳、杨名聪、桑士聪、顾伯岩、黄汉岩、陆希岩、刘朋岩、任孝逵、王玉京、袁随善、任福善、寇淑勤、苏先勤、诚敬容、王爱荣、杨向荣、华道一、斯允一、魏蓁一、杨禄一、鲁心贞、王原真、吴继周、程明洲、张传忠、王守中、陈宝仁、张其仁、夏同仁、王兴仁、黎禄生、姚荷生、胡佳生、孙德香、孙湘、嵇同懋、张懋、全广辉、谢文辉、朱亚杰、高秉洁、黄明信、艾光曾。

在这些人名中，有她的室友“寇淑勤”，有“姚克广”“黄诚”，有“魏蓁一”“何炳棣”，还有被誉为十级“老黄牛”的陈宝仁，等等。当然，她自己也是不能少的，另外当初她不会想到的是，后来成为她夫君的“居浩然”也名在其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那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角任扶善，1935年时的“任福善”，他的名字是以“善”（扇）的谐音被嵌在故事中。据徐萱自己回忆，居浩然和任福善是社会学系的同学，更特别的是他们两人是室友。让人感到饶有趣味的是，任福善还为居浩然如何“追”徐萱出了许多让她“上当”的“馊主意”。

当年，徐萱的这篇《说故事》的原稿被另一位社会学系同学张景明拿去，再加了一段介绍后，写成题为《顽皮的清华徐小姐在十级级会上说了个应景的故事》的随笔，以“于江”的笔名发表在《十日杂志》上，还在《清华副刊》上发了消息。在经过53年后，远在海外的徐萱想起这篇文章，于是联系到张景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当年的刊物，

并复制下来作为永久留念。在1988年的《清华十级纪念刊》上，徐萱以《旧文新刊》为题，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文章，同时附上了当年“于江”的原文，这才使得被雪藏超过半个世纪的“妙文”重见天日！

徐萱当时在文章中深情地说道，“其中有不少同学已经离开人间，我们在这里深深地怀念他（她）们，为悼念他（她）们而同声一哭。其他的同学都分散在世界各地，希望以后能欢聚在一起，拾回当年的青春生活”。如今，又是34年过去，除“任扶善”之外，包括徐萱在内，当年“嵌名文”中的所有十级校友，尽数驾鹤西去。伤感之余，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我们今天竟然能通过徐萱的精彩文笔，与这些曾经饱含远大理想的年轻“名字”不期而遇，并感受当年十级学长们在清华园中的青春岁月和同窗情谊。

结语

风云际会，星转斗移。又是一年清华校庆的欢聚，又一次清华情怀的抒发。这次校庆虽然因为疫情肆虐原因，注定无法返校参加线下纪念活动，但107岁的任扶善老学长通过视频的倾情述说，却让我得到穿越时空的非凡感受，成为我在清华111周年校庆期间的众多收获之一。

追寻过去，清华十级同学的一个个名字，在我的面前显现出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当我在脑海里将他们的事迹投影在宏大历史的天幕上，我看到了清华大师们教书育人的砥砺前行，看到了清华学子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的艰难曲折，看到了炎黄子孙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

毫无疑问，每一代清华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并最终都要在历史舞台上谢幕。但我还是要叩谢令后辈深受感动的十级任扶善学长，并衷心祝愿这位“清华”大家庭中年长的寿星：福善延年，茶寿大吉！